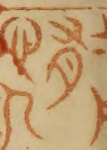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武備類



先王要不忘危故簡車乘除戎器為不虞備士雖敦禮樂而談詩書要之文武為實非異人任也晚近分為兩途儒者拘抱咫尺羞言介冑一旦聞戰陣之事則股慄色阻彼賈勇決勝于鋒鏑之下惟是師武臣力局可少哉益為附郡邑一切軍旅兵道轄之然捕快民壯亦兵之屬也縉紳先生頂踵相望然以閥閱起家者益亦有焉故備誌之使知文治雖隆必以武備為衛若豪傑之士能自樹立皆可顯名當時輝映沒世毋重菲薄以致國家有臨事乏人之嘆也

益都志

文武一途也豈儒老兵妄分之為兩曰世治重文世亂重武蓋重文亦重其樽俎折衝之文非重夫褒衣博帶之文重武亦重其帷幄決勝之武非重夫投石超距之武也故岳武穆武也而北伐詩滿江紅則宿儒閣筆矣王新建文也而玩弄宸濠于股掌之上則老將投戈矣

故以鉛槧而輕武弁非也。以鉛鉛而傲文士亦非也。如劉子初拒翼德又以真文而輕真武尤非之非也。噫欲得出將入相伊尹太公之流為國家用豈不難哉。

魏縣志

在昔秦漢以來天雄軍最稱勁勇至一擾于澶盟而清以城下之邑幾等城門之魚文安盜起無復武守遂蹂躪蓋不忍言即今列貞而祀者皆當時飲刃餘也雖有丹者寸而魂泣夜月吳年來鄒魯頻亂清密通東氣唇齒肘腋之間寧得高枕衣如桑土之備非過計也。

清豐志

自文家矜言綉虎而武弁遂以猿臂當之嗜叱之威且欲駕明晤而上赤衣吏又不難以片紙繫其頸文武之隔遂同弦括今觀清志所載揮抱提鼓者多知名文學燕然之銘齊勲翰墨不尤奇哉。北魏竇瑾屢立戰功曾守頓丘太祖謂國之良輔史亦稱清約冲素李崇淮南死守如天中柱趙延進獨當違命卒獲三捷此皆胆畧天授非人力者。驪珠既獲其餘鱗爪可以勿論悲乎項羽學書不成學萬人敵夫以書為記姓名而萬人敵又銷磨於一劍彼趙

趙武夫亦安為哉吾故援祀三賢以壯文胆聊以學宮配麟閣也志武功

清豐誌

李崇為兗州刺史置樓懸鼓以捕盜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時霖雨二十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城中而水增未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係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皆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死守不去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為亂崇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趙延進瑱丘人宋太宗時遼人擾邊太宗命延進與崔翰等將兵禦之賜陣圖分為八陣以從事師次蒲城遼騎至延進登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際翰等方按圖布陣去各百步士卒疑懼無聞志延進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于克敵耳今敵衆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命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

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廷進曰倘有喪敗則廷進獨當其罪。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卒皆喜。三戰大破之。

○洪武初詔天下郡縣各設教場。縣始有演武廳。正統己巳之變。于肅愍始設機兵。以為城守。縣始有民兵。正德間。薊盜倡獮。出沒真保廣大間者經年。皖道移檄郡邑。繕城濬隍。收官寺銅鉄。淳屠像為器械。縣始有武器。召募精壯。別為隊伍。縣始有馬步營兵。萬曆十七年。奉例團練鄉兵。以保遺黎。分嚴保甲。一旦有警。而呼吸可逢。龜也矣。

○世之譚武備尚矣。而廣邑獨不習兵。即有警。非能荏苒嘯聚。而赤羽之為馳也。接壤四封。宵竊狐鼠耳。一夫作孽。使羣紳之士。棘矜之農。惴惴寸兩。逡巡不敢尾其後。官所恃為備者。民壯也。初豈不以趨捷為武勇。而令民食之以自衛。乃竟不足衛。而徒為追呼迎送之役。是可慨也。廣平志

○周禮註曰。六功。維以戰功居末。無人之蒙霜雪。冒矢石。出萬死一生之地。而甘心不辭者。為國家

衛社稷身其功不亦多乎先王用兵行師首以功賞為重甘野有用命之賞鳴條有從誓之
賞牧野有功多之賞出師無何以為社稷之衛有功不賞何以為社稷之勸由此觀之戰功之
賞尤為急也上接以德詔爵一畝錄載封隆類內

○文獻通考云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湯武受命以
師克亂而濟百姓勅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
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
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璞摺撫遺逸紀秦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
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嘗謂國家有百年磐石之安而不可一日無陰雨之計則兵也者豈盛世所可廢哉然使訓誡無
方則驕悍者難免輿尸之慘教練有素則亂武者終成節制之師此周書之所以取乎步

伐止辭而王興之所以重乎蒐苗獮狩也

射之由來大矣。古之享諸侯必以射。宴群臣必以射。蓋射可以觀德也。內志正。外體直。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射中者可以觀其德之成。射不中者必其德之有未全也。豈徒視其巧之能。中力之能至而已哉。是故王與諸侯群臣固有大射。賓射。燕射之三禮。至於先王建學之重。亦準此以立教。而其中蓋有大用焉。

孔明曰。夫治則用文。亂則用武。此理之必然。天下無事。當治之以文。天下有事。當治之以武。是故文武之道不可一日無也。

范仲淹曰。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經也。昔諸侯尚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教之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去焉。

○慶雲縣志曰：世代屢易，變亂難齊，而撥亂戡黎，君子責也。不然，天生豪傑，豈無意耶？吾慶有縣以來，變故幾作矣，而襄平底定，卒得人以經畧之。雖其出于一時之運量，然盛德在人，豐功裨治，則成炳炳史牒，有蹤蹟之可指也。是不可以大書耶？

○登州府志曰：昔太公鷹揚啟齊，夫子戰則必克，是曷嘗分文武為二道哉？自唐以下，武成與文宣並崇，武舉與文科兼設，而後始判然為二。然如登之戚元敬其人者，固公侯之干城，而儒者之流亞也。豈以其出於武夫也而少之歟？其他超距之倫，折衝之士，固亦有國之所亟需而不可廢者。引言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烏可以不紀哉？

○戚繼光字元敬，世龍登州衛指揮。任薊鎮三屯營總兵，功進左都督，加少保。

六代詩集卷之六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
三

夫武備備未然。備天下非為已然。一邑備也。我成祖定鼎燕薊。各郡設衛者五。設守禦所者一。獨廣平一帶。撤去兵衛。而廣邑為步營兵。反以支吾各道。其守禦城地。僅僅四十六民。兵則何故哉。茲邑平原曠野。四通八達之郊。由邯鄲可以馳洛陽。由臨清可以汎山東。由開州可以走許昌。其轉樞中原之勢。隱然在也。況人習雄悍剽勇。驅以義則易與為忠。驅以暴則易與為亂。昔者建德抱負之事。可鑒已。故撤其逢鍾屯蟻聚之雄。而預為桑土綢繆之計。左設大名一道以據天雄。右設易州一道以據順德。北設井陘一道以鎖鑰三關。外割山西之寧山蒲州。陝西之潼關。諸衛鈐轄于大名等道。形聲倚角。緩急相資。迄今二百餘禩。捍衛屹然。而無鷄鳴狗盜之驚者。經制所遺甚遠也。為今者旦旦斤斤而練習之。則魚鹿其民而近于駭。非撤兵罷衛意矣。吁吁睚眦而玩愒之。則角狗

其民而近于幻。非綢繆桑土計矣。不駭不幻。有備無虞。是余競。所以曲突徙薪者乎。

章伯崇曰。寸鋤之象。不恃亮而恃愚。三寸之環。不恃強而恃弱。是以制。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武。事。之。備。蓋。可。思。乎。哉。

鄉兵論曰。使民為我守。不若民自為之守。當宇內多故之秋。而欲省養兵之費。免客兵之擾。收有兵之利。舍保甲之鄉練。其何以焉。亟察則擾。不察則玩。警其玩而戒其擾。臨民君子慎之哉。

廣平縣志

出青東門折而南可一里為菟地。地可容萬人。其陽有臺。據而堂之三楹。曰關武。日久地廢。且甚。世貞視事之再閱歲。乃始庀嘉肺之美綿鳩工。廓其楹為五。更治臺於後。峻加堂之半。堂成。世貞乃以間從吏士出。勒騎射。鼓之。駟鐵乘黃。不脫介而馳。磬控若翼。縱送若組。囂爭的。者以千計。的之發。以植其叢矢。以蟬二矛重喬。左旋右抽。聚為鄧林。而獲之。凝冰厚霜。盤踊電激。卻曳風雨。鏖鏘之戰。指空而擲。要渺俯身接之。提於猿猴。刀看曳。札銛接不及毫末。目無逃挫。賈其餘彊。搏人以嬉。斯不亦擊技之雄也耶。雖然。孫卿子曰。齊之技擊。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夫桓固齊之先君也。當桓時。楚秉廣雄于江漢。折鈎之喙。足以當兇男焉。而不惜驪山之孽。狄實跳梁。以夷衛城社。襄公靡罷之燼。桓實困之。至大匡管氏之法。亦不過取士於軌里連鄉。中軍國高之鼓而已。其於法甚淺甚易。然以其燼南遏楚。北

伐山戎。中包諸宗侯。外撫吳越。兵車會三。乘車會六。而王室遂莫不佞。即諸吏事業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毋若先臨淄之途乎哉。而所自負冠雄鷄。佩長鉞。截蛟斷兕。殿後攻鋒。毋若先疆治綽。最之流乎哉。然不能為縣官出死力擊賊。唐卒以來。悉索敵賦奉若。而北至則盤馬長城之南。度警解輒罷。以要大司。農金錢。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一夜駭靡。未曙跡絕。以不佞所遣戡敵者。無尺寸功。還報徒令孜孜閱軍籍焉。也。則縣官奚賴焉。見而之雄於師也。未見而之雄於敵也。夫惡少弟子。修小酒食。憤奮臂一呼。三尋長鎗。施頸自若。它椎埋發冢。鑄山而鑿魚鹽之利。又何雄也。南矢不能及大海。北矢不能度長城。徒以烏合為散。為長鉞。抑又何諄也。世貞嘗讀管氏之書。蓋有所謂七體八經五務三度。非盡以其施之兵。乃所以為兵本者。詳矣。禮義廉耻。是為四維。今諸吏士勇私而怯公也。馳小而忘大也。毋亦為而師。師者闇昧於道不預修四維之訓乎哉。其師帥固然。乃諸吏士不務以壯時佐揚先人之休烈。而令人舉盜賊之聲稱。

冠之齊要亦不善用雄矣不佞竊以爲談士羞願得修其睹文魁焉

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按大國三卿其二卿命於天子國子高子乃周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

整暇堂記

王若虛

中庸有言曰。君子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又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聖人論治國齊家。脩身正心。必本于先誠其意。維事有大小。而施於有政。未有不先于正己。而能正物者也。始平馮君。為定之無極令。下車數月。衆務畢舉。又以其餘力。修舊起廢。治公宇而一新之。正寢之西。有屋三楹。西屬廳事。取春秋欒鍼之語。榜其額曰整暇堂。堂之前後。皆植松菊梧竹。中置筆硯圖史。每自公退食。必解帶盤薄。思所以為政之理。已而焚香觀書。彈琴賦詩。倦則曳杖嘯歌。徜徉于其中。遇休沐。則連賓僚。觴詠以洗。微。訟簡書之旁。中。山為近。輔名郡。山水明秀。為西道甲冠。無極又大邑。豈時作邑。皆名士大夫。堂亭臺榭。各有思致。如問山堂。思民堂。四望亭。幽深可以澄身。觀道高。

爽可以登臨四顧。君獨改治此堂。於以思為政治民之術。又如夫子自述事
豫則立。而有取于整暇之說。可謂賢矣。僕歸自都城。以君故。枉道來訪。君
謂僕曰。彼欒鍼使楚。對其執政。以晉國之勇。則曰。好以衆整。好以暇方。晉楚爭
盟。務以兵相勝。爾治民何與焉。蓋鼓城蕩城。故多盜。吾封壤相近。事可不素
慮。以為不虞之戒。此吾名堂之意也。為我記之。僕謂親民之吏。莫急于守令。
夫三萬之邑。已過古子男之國。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彼謂州縣之
職。徒勞人耳。果無足取。且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者。今君為政。能為民遠慮。
以名其所居。朝夕見而思焉。其志遠矣。與夫興土木之役。以供游燕之娛樂。
者異矣。是不可以不書。

今寓內號基隆極治然廟堂之所咨飭曷不亟：軍政哉。蓋匪直悍寇鴟張勢且巨測即一旦有歉糧不繼之夫鳴鏑夜呼嗟嗟斯豈驅市人田叟可能應之哉。乃軍政之廢所從舊矣。毋論老穉充行腐甲鈍戈虛糜歲餼即尺籍所存十去三四間有存者所謂以皆身傳一飽氓且奴隸視之彼廢懈棄裨緩急然則清軍之所係於民社安危之故非勘矣。矧富天下之樞即乎大易於古為魏其地卷衍民稠襟帶兩河介於燕趙韓宋之間故嘗為天下樞昔譚帝不得帝王不得王猾賊據之今天下不安此無他形勢使然也。則固形勢以控扼天下之樞軍政獨可緩耶。然則是即之清軍所係於民社安危之故尤非勘矣。予以州秩滿得遷荷上命忝今職同守茲郡即故廳事在府治之坤隅已以府中舍為便因尋久弗理日就傾圯予至之日坐廳事四顧嗟異若藉棘然曰廳事如此謂軍政何。是豈聖天子咨飭

意耶於是白郡太守趙公清廓圖新厥制捐俸經營公銳然以鼎新為已任復捐俸課助之於是棟橡楹桷構櫨椳闌之腐黑撓折者赤白之漫漶者坊廡之撐風柱雨就顏者蓋煥然一新凡越幾月而即緒焉故事落成當有記予惟廳事以清軍名軍政之善敗閭民社之安危而廳事之修廢則閭軍政之善敗世之君子而無有天下之慮則已如其有天下之慮克詰簡閱使輶輶殷殷之衆常為諸道雄則天下之樞在我於以鎖鑰神京枕藉金湯非淺鮮也然則是廳之新直以誇壯麗也與哉是役也經畫則太守趙公慎修協贊則三守王公三錫理刑顧公滿行元城令蔡公時鼎大名令蕭公察而鳩工聚衆則文經歷定蘇照磨杭咸與有勞焉者例得並列以志不朽云

重建射圃記

大名知府趙慎脩

今天子所圖守方內藉文武士身士藝文者業以文興然而澤宮之選率不廢射蓋藏技於德以需全材則意念深矣至如材官即縣良家子率三歲一試以弓馬韜鈴中格者得與文士櫟用往往起家至大將軍爵通侯為干城保障藉令非所素習訓練無方校集無節即駭然沉鷲安所自起故國家所得文武士力而用守方內者皆其教豫也是推之則郡邑所隸卒伍將藉以固城渥捍疆圉庸可令張空拳不操弓矢時習決飲期于鳴鏑命中耶苟欲責之操弓矢時習決飲期鳴鏑命中庸可置之荒郊莽野曲徑突注而無事所即養由基古稱穿楊絕技北齊斛律光擅名射鵰豈必出于天性亦其習然也今聖主慎德萬國賓服邊境宴然無枹鼓金革之虞顧為桑土計未可玩沼習安偃然去兵橐弓矢不用也矧茲郡為畿輔要樞在前代稱北門鎖鑰脫卒然有戎馬飛塵之警言夫夜

呼羽書下郡國徵兵。從材官良家子與敵從事。則將驅市人以戰乎。又不然。藉令按尺籍。勒丁壯固守其所。積粟如山。積甲如丘。憑堞秉章。合壁對壘。亦將不挾弓矢。不貫銛鏃。徒操耒耨。足以守耶。必不能已。故射而不習。與無矢同。習而無所。與不射同。夫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斯即射圃之所由設也。其禮文與鄉射澤宮之選異。而其蓄威豫材之意。則自有射禮以來。莫能易也。圃規制若何。前記蓋已詳之矣。不具論。論其要歸如此。

射圃正己亭銘

學士宋 訥

惟皇明克享天心。永清四海。詔天下興學。以六藝為教。射為一藝云也。凡學立圃。師帥弟子。員以習之。濬縣圃立學宮之右。其抗侯發矢之地。悉合於制。洪武戊午春。四明方侯叔週來知縣事。建亭於圃。不華不陋。為觀射勉勵之所。且禦風雨焉。為師為弟子者。嘉侯之德。有益於教也。欣決拾調弓矢。以時入習。勤而不怠。侯亦喜之。其如古人序賓。

以賢而且不侮者可得而見焉。請予扁其亭以銘之。予嘗因射而有考書曰：侯以明之。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禮曰：射者仁之道也。古人於射重而不輕如此者，以射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以觀德，可以為國。則為弟子者，豈容不習哉？聖天子舉久墜之典，以教天下士生斯時，何其幸也！遂不固讓，取諸射義，射求正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因扁其亭曰：正己又為之銘。銘曰：聖人制禮，中正而已。養志游神，從容循理。惟射為藝，殆非他技。可以觀德，可以知恥。審度在此，取中在彼。臨之勿憚，立之無倚。儼然其容，端然其視。確然其心，凜然其履。內外靜專，庶謂正己。審固不妄，可以發矢。兢業慎終，如始。既中勿驕，未中勿畏。持敬習久，功成易已。以藩王國，以佐天子。無忘侯德，勗哉造士。

擬射圃句

章 蔭

自昔有熊氏時，命其臣揮及牟夷，作為雕弧弦簇，而弓矢始興。迨周唐氏，且以之迪厥子。有虞氏又以

之和性情至於國則命夏官司之掌六弓八矢之制後設射人以射法治射儀使之各嫻於度天子將祭先習射於澤宮曰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饗賓客射於寢曰燕射明乎射者文事必有武備所以觀德之意也即我夫子亦嘗射於矍相之圃而觀者如堵然則射之事雖古聖先王亦所不廢焉後世因俱以射相高選士有射鄉飲有射擇惡禦敵又有射而射遂為射功立名治平之先資夫人以射重當其顯技呈能之際較力爭勝之時為之挾方矢臨決拾誰不欲飲羽以稱奇貫革以標異哉然其間有不能者豈盡目力之不及歟良由教迪無人而演習無地也且男子之生懸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凡有官師之責者又何可不即其所有事之志嚮而為教習之地以造就人材為國之棟幹哉

班固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大射自內籥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齊風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選異於衆也貫中而貫革也蓋美魯莊公技藝之精也出詩經猗嗟篇

校射篇 有序

穆文熙 嘉靖壬戌進士

東明古河朔南界。原多騎射。自明盛以來。習於治平者久。故人鮮知兵。以致寇盜繁滋。時為民患。邑侯徐君思為備禦之術。每數日臨武場。教各役以射。而懸金以課。殿最。用是盜賊聞風驚遁。境絕拾遺。侯意甚得。以為行射之效。而自射與督人射。愈益急。余與石公望。竊嘆曰。侯之見遠矣。昔有齊氏馳逐重射。其法以我上駟與彼中駟。以我中駟與彼下駟。一不勝而再勝。遂致千金。故能抗秦拒楚。摧韓蹶魏。顯功於馬陵。下霸強之業。表於北海。何其盛歟。此侯校射於今日之微意也。其效顧止於弭茲小盜已耶。

令君好文兼好武。暇日相邀來射圃。平沙百步錦標張。將壇高處列旗幟。壯士人人具橐鞬。比耦當場皆鼓鼙。弓彎弓張底開明月。矢發耳驚馬風雨。已看命中

巧穿楊更誇破的力如虎令君睹此生踴躍橐中亦自出弓弩把弓顧何吾曹道
古來文武原同調騶虞禮首事空傳會當與爾同一校愚生多病不穿札藉口
當陽堪自笑石子魁奇遽挽強一發巧力即兼到憶昨校射自初秋三冬已盡
春風柔孤矢操來漸愈精貫虱真看似貫牛南山射虎多孝廣樹下啼猿
足聲由我思古人不忘戰千金較射非無見河中見說請弓人天策弩弓矢長
誇炫即今中原無走鹿黃沙萬里絕傳箭金甲只知事春農農鳩毒那解
藏遊宴西石開來輸一了蒲且不聞誰讚善君子君子見何高白羽一揮
境烟消他時建牙遙分虎誰傍陰山更射鵬

橐

姑勞切音高弓衣一名囊故納弓於此謂之韜

韜

經天切音肩所以藏弓矢也徐氏曰所謂橐韜也增韻曰韜韜弓衣橐箭器廣韻曰馬上盛弓矢器也

桓麟七說曰騁不失縱滿不虛發彈輕翼于高冥窮疾足于方外

註云極言射之神妙也

安攘奇畧序

臨川黃華暘 題

自涿鹿有五兵之制而戰道興。圯橋有三畧之傳而兵法備。凡若書著六韜。圖張八陣。夢夢沙北。背水之奇。雅歌投壺之致。據鞍顧盼之雄。緩帶輕裘之度。與夫錦裘繡帽。堅壁屯田者。人挾一奇。家擅一勝。均能威標銅柱。勇奠金刀。人徒於赤羽白羽之際。羨其梟勦。不能從彼九天九地之間。窺其神畧。至今標鄒嶧之封。鐫溫禺之石。者得以獨高於千古也。我明二祖開基。宛馬南歸。元騎北遁。其間謀臣如雨。將士如雲。握奇制勝。超軼前代。銘之太常。班班可攷。藉非將將心中各有奇畧。吾恐雖有賁育韓白之雄。決不能以徒勇勝耳。今天縱聖神。攘外安內。蒿目憂時。拊髀思帥。不可謂非吾儕不遑寢處之日也。每嘆武關三年一負士於鄉。由鄉而升之司馬。由司馬而試之殿前。可謂煌煌鉅典已。而草澤雄俊。竟不能收一日之用者。此

何以故也。至今憂時者動惋無兵。非無兵也。有兵而無畧。與無兵同。求名將於今之武
闥。則亦塵飯土羹之戲耳。六花九軍之法。教者不必知。鼓鐸銚鑼之節。習者不
必辨。武經七書。握寸可盡。甫讀一過。便自謂古名將。無以加嗟嗟。以此而求將。將
其安歸乎。自神廟來。吾鄉省吾劉將軍。身經百戰。歷事三朝。忠勇同於武穆。
區畫符於汾陽。誅倭勦緬。滅哮平播。能令野無橫敵。對無立國。遭遇奸人在朝。
卒不能立功異域。可憐龍泉之血。已化碧九幽。馬革之心。將留丹古。是以今之牧豎
叟童。言之無不唏噓泣歎。其人與骨俱朽。獨賴有其言在耳。藏之帳中者。已數
十年。名曰安攘奇畧。周君謀鋟其書以傳。非徒射利一時實欲使天下讀其書。席
其利者。興報劉之心耳。今封豕薦食。萑苻弄兵。賦詩退敵之事。邈不可追。已所藉
智謀勇敢之士。正殷第士生斯世。欲答朝廷高厚之恩。不扶獎王室。佐佑生民。處

帷幄而運籌內安宗社執干戈而戡難外靖疆圉以建功立名亦空負此七尺爾吾
願天下人咸取其書而讀之人盡知兵兵盡可將我軍所向著績非常將見天地陽
明日盛國家神氣日張洗甲重櫜銷兵為器此固草茅之所深願者是則
此書之傳未始不可與黃石並永云

劉省吾諱鋌豫章人官拜都督別號大刀與杜松同稱名將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partially visi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partially visible.

籌兵藥言序

江州趙光抃

天下事當事者不憂局外人憂之自鳴曰杞憂遑當事也旁觀者不察遂群而目之曰夫夫也果杞憂也直此杞憂二字敗壞天下而有餘矣夫不有是事先有是憂即有是憂而終無是事者杞人之憂也實有是事而憂之將不及矣憂之或可救藥而不憂必立至潰敗矣尚可曰此事亦如天之必不墜杞之不必憂即舉一世之人若醉若夢以杞憂二字為寬脾湯當事者更橫杞憂二字於胸中作定心丸凡大利害大安危事都不復營精惟以此二字發付之則高枕待耳今日破城池戮人民喪軀命之人即昨日所謂杞憂不必憂之人也此種積痼刀鋸斧鉞日臨其頸尚不能破而欲以賈生痛哭流涕呼之使寤觸之使動萬萬不能矣嗟乎天下事一旦至此此有志之士所以切齒腐心而肝腸為之摧裂者也楚黃曹長卿以名家子負不世才使俛首八股取一第如拾芥而顧投筆不為

即萬不然擁餘貲席成業為一陶朱計照有餘而顧破產不事家人生計及詢其長
年抱膝長夜深思者何事則生民大利病社稷大安危兵機得失山川形勢阻隘要害與
夫屯監馬政海防天文術數無不究心深研饑寒窮困不廢編室人交謫不動念凡長卿
之為此者苦矣癸酉冬徒跣伏闕上三十六字聖天子從身然異之授兵部參軍尋加
司務長卿復辭祿不受自糲食食而謀國長安薪桂米珠獨以窮餓之身日大聲疾
呼其間樞密重大事當事鮮以聞聞亦不悉其本來視長卿若贅員視長卿所經
畫一切以杞憂二字姑置之嗟乎長卿之苦真不堪告人矣夫人他無所為寧甘饑寒窮
困匍匐數千里祇求一用其言為社稷生靈計長文且劇賊迫在燃眉安危止爭呼吸
泄泄皆皆天下豈終歸一擲耶長卿復有救焚拯溺急著行將入告當斷不斷得毋
有任其咎者乎予讀其書知其平易切實可施之緩急者不足以杞憂二字抹殺之

故不覺為之劇論云

曹長卿諱飛湖廣黃梅人萬曆戊午科武舉父麟中嘉靖庚戌科進士任天津兵備翰林待詔隍九思之婿也崇禎七年甲戌二月二十九日飛赴關上籌兵藥言四卷一卷兵事夙弊二卷備兵本源三卷兵防急著四卷平寇復遠

籌兵題辭

文震孟

余昔覽古至杞人憂天漆女憂國心竊異之不謂今日親見之長卿曹參軍也側聞
參軍名家子學有源本夙稱義俠居恒不治家人生產一言一動輒倣古人目擊
時艱慟心於生民慘殺慨然作救世想揣摩數年挾三十六字演數萬言獻天子得
當有護軍之命亡何參軍不受爵不請俸不辭逆旅凍餒惟欲持一片丹衷翊扶泰
運嗟手參軍之憂阿衡之憂也參軍之學則龍之學也參軍之疏茂陵徐生曲突
之見也試讀防寇一篇至賊由歸德過潁州則犯鳳陽使當事者蚤為之備必不致
宗社震驚乃爾雖然自今以往補苴塞漏復何能越參軍範圍是書具在御
前曷不悉舉行之乎參軍聞寇犯梓里給假馳歸徵余序余思參軍捧兩詔者
歸大有光寵余何敢當玄晏不獲已勉製題辭數語俾百世而不知有效憂天憂

國如參軍者此其人真可不朽矣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夫不肯循法度頽頽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我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

彼○而○在○此○也○臨○敷○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
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氣○味○古○雅○出○入○西○漢○不○假○雕○斲○鹿○門○先○生

寫○書○生○爽○有○生○氣○筆○力○直○追○孟○堅○盧○元○昌○謹○識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亢竪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服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臧縮。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家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閉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

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忻悚。夫一衆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明太祖高皇帝諭平章李伯昇

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於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利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命爾伯昇。任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皆專之。

